



➤ 潘小俠的自畫像。

紀實攝影家潘小俠舉辦油畫展

在部落相遇 真誠的原住民臉譜

文／張坤華 圖／潘小俠提供

從事紀實攝影 30 年的「潘小俠」，這回改以畫筆繪製了 21 幅，以原住民朋友為主題的油畫，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舉辦「部落·相遇·30 年——我的原住民朋友們」油畫首展。

資深攝影工作者潘小俠，長期以來關注原住民文化與環境、人權議題，他在 60 歲這年特別放下相機，改以畫筆繪製了 21 幅，以原住民朋友為主題的油畫，這次在順益原住民博物館舉辦的「部落·相遇·30 年——我的原住民朋友們」油畫首展，可說是送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。

不同於其他藝術家的作品，潘小俠筆下的模

特兒，大部分都是他在 60、70 年代，結識的原住民運動領袖、作家和歌手，諸如：「臺灣民歌之父」及原民運動先驅胡德夫、排灣族盲人詩人莫那能、達悟族作家夏曼·藍波安、卑南族歌手紀曉君以及鄒族歌手高慧君等人，這次首展並請到行政院原民會前主委孫大川為其寫序引薦。

在媒體圈或藝文界，「潘小俠」這個名字，

比他的本名「潘文炬」，要來得響亮且廣為人知。在朋友口中，他是一位鄉土味十足，外表很酷、不擅言談；總是一頭散髮、不修邊幅，骨子裡卻是重情重義，帶點江湖味，又放浪不羈的攝影藝術工作者。

造訪「夢幻國度」蘭嶼 開啟部落之旅

民國 43 年，出生於臺北市士林區，曾祖父是清朝的進士潘永清，童年時光多半在士林廟口旁的進士府舊宅裡度過。畢業於復興美工的潘小俠，原本對繪畫充滿熱情，他提到：「年輕的時候，愛畫畫、也玩雕塑，算是文藝青年，那時想去法國學電影、學美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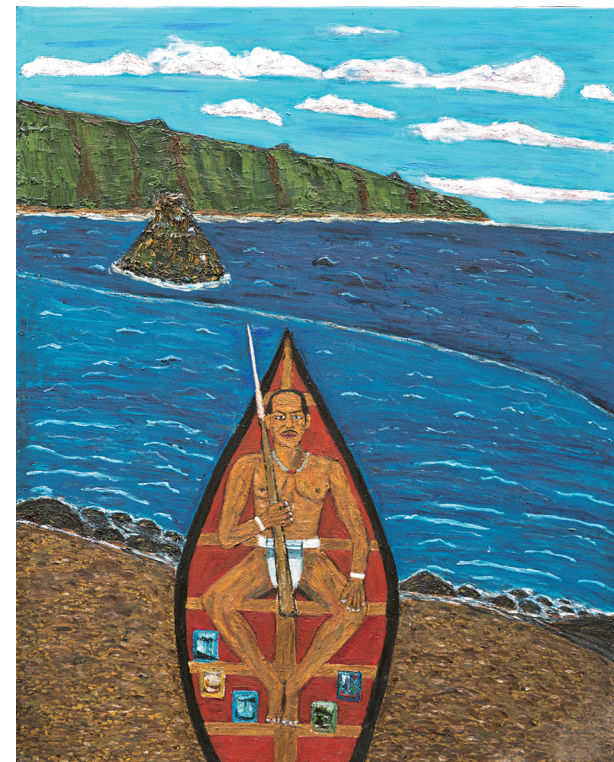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某種因緣際會，迷上了攝影，選擇以相機取代畫筆，轉眼間，就從事了長達 30 年紀實攝影工作。「拍照很奇妙，在按下快門的瞬間，好像就介入了對方的靈魂，所以用快門的瞬間與人的心靈相通，非常吸引我」，這是令他著迷的原因。

25 歲時，拜讀了劉其偉老師的《臺灣土著文化藝術》的著作，被蘭嶼達悟（雅美）族人的丁字褲、獨木舟、飛魚祭等原住民文化，深深地吸引。

隔年夏天，他與朋友邀約，造訪心中的「夢幻國度」——蘭嶼。「那天我們從臺北出發，坐上 8 個小時的火車到高雄，再搭車到臺東過夜。隔天清晨 5 點多，天還沒亮，趕到富岡漁港，好搭乘蘭嶼輪的貨船，再經過 4、5 個小時顛簸的航程，才抵達蘭嶼。幸好，在甲板上碰到蘭嶼的年輕人幫忙，下船後一路帶領著我們，到最想看到的『天堂（野銀）部落』。」潘小俠眼睛浮現年少時光榮歷險的耀眼光芒。

行腳踏查 用影像說故事談歷史

之後，他花 25 年的時間，數度造訪蘭嶼，跟當地部落族人從陌生、熟悉，到一起吃飯喝酒、相互擁抱，一點一滴捕捉蘭嶼真實動人的面貌，完成了《蘭嶼記事（1980-2005）潘小俠影像》首部代表作品，也從此與原住民部落結下不解之緣。



➤ 蘭嶼達悟族有名的「讀書人」夏曼·藍波安。



➤ 潘小俠跟傳道人許進德是在臺北華西街的示威遊行認識的，許進德出身自長老教會，除了從事神職工作，他還積極投入原住民運動。



卑南族歌手紀曉君。



泰雅族紋面國寶高香妹。

由於他在尋根時，發現自己是噶哩岸平埔族，對原住民產生獨特的情感與認同，鼓舞著他上山下海，行腳各地，從蘭嶼的達悟族、阿里山的鄒族、三地門的魯凱族、排灣族、布農族、卑南族、泰雅族等等，用影像敘述故事和歷史，與原住民朋友搏感情。

民國86年，他首次舉辦部落之行的影像個展，後來陸續拍攝921大地震和88水災時原住民部落受災情景，義無反顧地為部落的苦難發聲，並留下令人鼻酸的畫面。

走過風起雲湧的80年代 不忘歷史的悲痛

「75年時，我進入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，當年34歲，用紀實報導攝影的手法，每天拍立法院的抗爭，以及街頭運動衝突的新聞事件。在報社工作期間，採訪到白色恐怖受難者柏楊、葉石濤、柯旗化、陳映真、王拓等作家名人，因而啟蒙了我對白色恐怖歷史的認識。」他回憶道。

80年代是國內本土意識覺醒的歷史時刻，自美麗島事件後，臺灣的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，掀起高潮，潘小俠未曾缺席過。在群眾運動的場合中，往往可以看到他揹著相機，隨著示威民眾在街頭闖蕩的身影，而他的鏡頭，總是聚焦在筆路藍縷、爭取民主的人們身上。

他的好友畫家陳奇相說：「潘小俠是深愛這塊土地的藝術工作者，以攝影機作為維護社會正義戰鬥利器，撼動人心的影像，不只承載與見證事件現實場景，也撐起天地正氣，建構起被遺忘的臺灣人，和隱晦的集體意識，穿越時空化為史實。」

「我和胡德夫相識，是80年代在街頭運動的時候，他那時是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創會會長，認識排灣族詩人莫那能，是在77年原住民的「還我土地」運動，和後續反雛妓的『彩虹專案』時。」潘小俠用時間累積他與原住民朋友的感情。

外表看似隨性浪漫的潘小俠，做起事來，有一股常人難以敵擋的傻勁，總是在細密地規劃下，藉由時



潘小俠的油畫作品「蘭嶼日落」。

間來實踐他的理念，企圖挖掘刻意被掩滅史實，提醒世人勿忘時代的悲痛。

民國84年，他離開自立報系，成立小俠工作室；85年擔任臺北228紀念館攝影組，持續關注228、白色恐怖及原住民等相關的題材；他花了10年完成《白色烙印（1949-2009）人權影像》攝影專輯；91年完成《不知為誰而戰—高砂義勇隊》的紀錄片，以相機充當攝影機，拍攝描繪日本發動大東亞聖戰，徵調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，加入二次大戰末期戰爭的真實故事；102年再度與228紀念館合作舉辦《228見證者紀實影像》巡迴展，期望拼湊出慘痛的歷史輪廓，告慰受難者及家屬的心靈，以記取歷史教訓。

追著美術家跑 重拾畫筆樂在其中

談到他重拾起畫筆的原由，潘小俠指出：「那跟拍攝臺灣美術家有很大的關係。」1987年，讀了美術家謝里法所著的《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》，引起他濃厚的興趣，而主動和人在海外的謝先生聯絡，謝里法則鼓勵他從事臺灣美

術家的紀實攝影，這項深具意義的工作。

就這樣，他拿著相機，跑遍臺灣南北，追著美術家跑了18年，終於在藝術家出版社的支持下，2005年3月出版了《臺灣美術家一百年（1905-2005）潘小俠攝影造像簿》，總共紀錄了187個不同世代的美術家，包含日據時代的美術家37位、大陸來臺美術家22位、戰後美術家99位、素人美術家3位、原住民美術家17位。

「我當時從日治時代，臺灣前輩（包含大陸來臺）的老畫家開始著手，接著是實力雄厚的中青輩，當然原住民美術家也不能錯過。拍照的時候鏡頭的位置很重要，要跟畫家和他的作品，以及工作室場景進行對話，透過姿態與形象，彰顯出每位美術家的性格、態度、格局，流露藝術家生命情境及掌握存在意識。」潘小俠是臺灣第一位，用照片紀錄臺灣畫家的攝影師，而且細心地保留了每位畫家的親筆簽名。

潘小俠非常佩服日治時代，和戰後的一些臺灣畫家，甚至戰後的作家也一樣，認為他們都非常優秀，堪稱是菁英中的菁英，而且「在他們的作品，都有一個共同點，總是和時代的背景緊緊



➤ 資深攝影工作者潘小俠，長期以來關注原住民文化與環境、人權議題，這次他改以畫筆繪製以原住民朋友為主題的油畫。

相扣，透過畫作來反應當時的政經和社會問題。」

潘小俠以大師李石樵的畫作為例，「他在畫菜市場和家園時，都會刻意把有錢的貴婦，和貧窮的婦人，放在一起，形成鮮明的對比，來凸顯那個時代的貧富差距。」看過近200位知名畫家的作品，無形中自己也受到感染，產生畫畫的衝動。

畫中有話 記憶與濃情的深層對白

潘小俠認為，紀實攝影與繪畫最大的不同是：「紀實攝影取決時間、空間和人物，三者需緊密配合，缺一不可；但繪畫就自由多了，可以移動時空因素，也能隨性自然造景。」

卑南族的孫大川在〈好「攝」之徒——記潘小俠油畫首展〉序中說道：「小俠不拍風景，他對『人』才有興趣，也因和他有拍攝過的對象，結成長期的朋友，陪伴他們每一階段的悲歡離合，乃至生離死別。這一回小俠說要轉型畫油畫，一筆一筆彩畫他30年來認識的原住民各族朋

友。他說這和拍照不同，必須和自己的記憶、情感和畫中的主角對話，追趕的不再是『瞬間』的光影，而是一層又一層的感情積澱，小俠說，他認為自己也在轉變中。」

是的，在潘小俠的21幅畫中，每一幅都有說不完的故事：一頭白髮、手握百合花的原住民民歌教父胡德夫，被社運界稱為「臺灣原住民運動先驅」，因為創作歌曲《美麗島》被長期列為禁歌，95年才以《太平洋的風》，重新獲得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、最佳年度歌曲的肯定；拿著拐杖、綁著頭巾、揹著紅書包的盲詩人莫那能，是臺灣原住民自覺運動的先鋒，他的〈百步蛇死了〉和〈孬種！給你一巴掌〉兩首詩，充滿恨鐵不成鋼的悲憤，他慣用尖銳、批判性十足的詩句，揭露漢人政權的鴨霸和偽善。

與潘小俠、莫那能在彩虹專案，臺北華西街的示威遊行認識的魯凱族傳道人許進德，出身自長老教會，除了從事神職工作，他還積極投入原住民運動，許進德也是原音社的第一代成員，他寫的歌曲《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》，道盡了原住民族對這塊土地的情感。

寫了5本書、得了5個文學獎，蘭嶼達悟族有名的「讀書人」夏曼·藍波安，因為母親的一句：「如果你是個有用的男人，就去抓魚給我吃！」開始學習造舟，也終於能駕著自己的拼板舟去潛水、抓魚。

當然在潘小俠的畫下，也不乏許多知名的原住民女性，像是拍紀錄片時認識的泰雅族紋面國寶高香妹，在「漂流木」原住民餐廳打工時的卑南族歌手紀曉君，以及77年與歌神張學友合唱「你最珍貴」爆紅的鄒族歌手高慧君等等。

對潘小俠來說，「朋友的情誼是一輩子的！」這次的原住民畫展只是個開始，他還會繼續畫下去，把14族沒有畫完的朋友，一一完成，至於他們的故事，值得欣賞畫展時，聽小俠娓娓道來……。